

第一章 白族的来源

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是一个多山的高原地区。东部属云贵高原，西部则处于青藏高原与印缅次大陆的接合部。河流、山脉自西北的青藏高原骈臻南下，约当东经100°。北纬27°。起自北而南地展开，像一把打开了的纸摺扇；其间挟带着若干中小盆地、台地或谷地，海拔也随之逐渐下降。从最高点海拔6 740米的德钦县梅里雪山，到最低点海拔76.4米的河口县南溪河口，高差竟达6 663.6米 平均每公里下降 7米。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84%，丘陵地占10%，平坝占6%。无一县无山区。全省有聚居区的24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分属于藏缅、壮侗、孟高棉和苗瑶四个语族。他们有的耕、牧于山区和高寒山区，有的经营农业于盆地或台地，有的则生活于低热河谷，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处于其间。这种民族分布情况在大多数县境内都是如此，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高度杂居区。

由于历史上各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因游牧、开荒、贸易、迁徙以及奴隶主和封建主所发动的掳掠、配隶、移民和战争等原因，民族移动和各族之间的同化与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此一族体内的一部分人分化出去加入了其他族体，同样也必有一些他族的人加入了此族；他族亦复如是。这在多民族的杂居区尤其如此。因此导致了在研究云南各民族的族源时，对于文献记载中不同时期的各种古代族称，经常发生一些分歧的意见和解释。但是，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在其形成过程中，通常是以一个族体为主，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有关各族的混合体，也不能因曾有他

族的一部分人加入此族，而把他族的历史误认为此族的来源。这就需要我们z从历史与文化（包括语言）等方面识别其间的关系，谁主谁从？辨章民族源流，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记述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第一节 白族来源问题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自称“白子”或“白尼”。居于大理、昆明等地及湖南桑植县的白族，汉语称之为“民家”，居于维西、兰坪一带的，纳西语称之为“那马”；居于碧江、泸水一带的，傣僳语称之为“勒墨”；而居于贵州威宁等县的，共有七姓，被当地称为“七姓民”。白族总人口为1 214 581人，大多分布在云南省，有1 121 299人，该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又为主要聚居区，有857 410人；湖南省桑植县有93 357人，这是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桑植“民家人”的意愿，于1984年6月才正式确认的。此外，分布在贵州省毕节等地区有4 858人，四川省有3 076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白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亲仁善邻，广泛学习和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以丰富和发展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公元10—13世纪，以白族为主体在云南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南诏文化，南诏文化主要源于晋南北朝的爨文化，爨文化则继承着滇文化，滇文化则是受到周秦时期楚、蜀文化一定的影响的。因此，在现代白语中还保存有许多唐以前古汉语的语音和词汇^②。有些白族学者如赵式铭、张海秋等，认为其中主要的是楚方言。

^①根据1982年7月1日全国人口普查数，白族总人口为1 121 299人，加上1984年湖南省人民政府确认桑植县白族人口数，故列白族总人口为1 214 581人。

^②参见《白语简志》第2、113、114页，民族出版社，1984年。

虽然，古代的云南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又长期地相互影响和渗透，但其中有一个既具有本民族特点而又受着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共同体文化，却一直贯穿于云南古代文化史中。这就为从云南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洪流中来探寻和研究白族的来源，提供了一条主导的线索和依据。

关于白族的来源，根据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本来是不应成其为问题的，他们是“僰人”，由于融合了一部分楚人，又称“庄蹻之遗种也”。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而滇国的主体族是“僰人”，又称“滇僰”，故二说在实质上是一样的。自1885年起，英占缅甸、法据安南后，云南省成为英、法在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斗争的场所，对这一地区民族的研究也随之顿成热门。一些西方人士为适应当时殖民政府的需要，像英法秘密协定撇开中国政府以瓜分其领土那样，他们有意无意地撇开或曲解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记载，一时异说蜂出，于是白族来源问题也和中国的其他民族历史一样，开始复杂化了！在这一百年中，按其论点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885年—1938年。这一时期关于白族来源的论点最为庞杂，有泰族说、孟高棉（孟吉蔑）语族说、苗瑶语族说、克伦族说等。其中以泰族说最为流行，因为西方人士把南诏、大理国误认为是泰族建立的；而我国一些内地学者因未能来云南实地考察，当时亦有盲从者。

（二）1938年—1950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一批学者如罗常培、向达、陈礼颂等来云南，始悟西方人士之说全乖，南诏、大理国是今彝族（罗罗）和白族（民家）先民建立的，彝语和白语属藏缅语族而不是壮侗语族。但仍有一些人因习便书，沿用旧说；其中，也包括当时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中的有关章节。

（三）1950年—1986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深入持久地开

展民族调查研究，用大量事实澄清了南诏、大理国为泰族说之误；一些外国人士包括泰国学者来云南大理进行考察访问后，都先后确认：南诏、大理国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彝语和白语属藏缅语族而不是其他语族。扬弃了泰族说和其他异说。

因此，当前白族来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藏缅语族诸民族来源的研究课题中。下列一些相关的古代族称经常被提出来讨论；即：汉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的乌蛮与白蛮（包括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以及元明以后的爨与僰、罗罗与民家等。这一联串族称的特点是，随着时代的递续而相对峙地更迭出现，像植物茎上的对生叶逐节对生着一样，其中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它反映出在云南的历史上，长期有着一对并行着的民族的存在。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彝族（包括彝语支民族）和白族。

在上述古代族称中，“昆”即“昆明”，与“叟”有大、小种之别。“昆明”是汉、唐间西南的大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其（夜郎、滇、邛都等）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牂牁在今云南大理市。到了唐初，云南洱海地区的昆明人仍以畜牧为主。《新唐书·昆明蛮传》说：“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敞湿，宜秔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他们应是“六诏”的前身。后来战胜了“河蛮”，进据了“城邑”。由汉至唐间，昆明人已从今云南西部与四川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先后向东发展到了今云南东部、四川南部及贵州省，其前锋已达今黔东南的都匀，这一广袤地区，都出现过“昆明”这一名称。唐、宋称之为“乌蛮”，“乌蛮”又分化出么些（纳西）、栗粟（傣傣）、和泥（哈尼）等族；其主要部分，元、明以后又称为“罗罗”，他们是今天彝族先民的主体。而与之相并行发展的“滇僰”、

“叟”(“爨”)、“白蛮”(包括“西爨白蛮”)、“民家”则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当然在其发展和形成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同化或融合了一些其他族体的人。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滇爨”

公元前 4 世纪末叶，战国七雄中的秦国灭了“南夷”巴、蜀两国后，才逐渐接触和认识到“巴蜀徼外西南蛮夷”。到了公元前 3 世纪，“爨人”这一族称始见于记载，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氏羌、呼唐，离水之西；爨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作者把这些爨人归入“多无君”之列，显然排除了已为秦王朝所统治和认识了“爨侯国”。短暂的秦王朝覆灭后，汉初封锁了巴蜀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到了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特别是在置郡县以后，对“西南夷”的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开始出现“滇爨”、“邛爨”等名称。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作者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的调查报告，经过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经营一百多年的验证，到了东汉班固为王朝政府撰写《汉书》时仍被全部采用。该《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或有据此认为滇的族属是“靡莫之属”。但该《传》下文又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索隐云：“二国与滇王同姓”），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从这段史实记载中可以得知，“靡莫之属”数十个小国的君长都是庄蹻之后的“分侯支党”，与滇王同姓，互相支持；而滇与靡莫、劳浸是这数十

一个小国的代表，有相对的对立性，故靡莫、劳浸被击灭，而滇仍在，靡莫或滇是这些小国的盟主。故“靡莫”和“滇”一样不是族名，而是国名或部落名。

滇的族属问题是当前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主要有越、僚、濮、泰、白、彝等说；而“濮”，又分数说，有濮即越、濮即僚之说，有的则认为濮应为汉晋云南之濮，亦即元明的“蒲蛮”；面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盖上铸着的织布妇女头上的螺髻，又酷似今滇北苗族妇女的发饰。如此，则滇国主体居民的族属问题涉及到了藏缅语族（彝、白）、壮侗语族（越、僚、傣）、孟高棉语族（濮）和苗瑶语族（苗），囊括了云南现有的四大语族而莫衷一是，似乎是堕入了滇国族属之谜中。然而这一讨论是有益的，它至少反映出“靡莫之属以什数”诸国居民的族属成分不是单一的，有濮、僚等人，但他们不是滇国的主体居民。

根据当时人、当事人所记录的当时史实可以得知，滇国主体居民的族属是“僰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嫺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当作闭）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旄牛，以此巴蜀殷富。”这段记载中的“诸此国”及“此国”意即“这些国”，是承上文而言的“巴蜀西南徼外蛮夷”诸国，并不包括秦汉经营西南夷的据点僰道县。而笮马、僰僮、旄牛是取自那些国呢？《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南贾滇僰，滇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唐颜师古注：“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这里说“滇僰”是以有别于“邛僰”而言。有人将“滇僰”一词读断作“滇、僰”，释为滇国和僰道（僰侯道）。僰道不在“诸此国”之内，其释义于此自属难通；即便如此，也丝毫不改变滇国是僰僮的出生地的事实。由此可见，滇的主体族属应

是僰人。

不仅如此，汉初还称滇池地区为“僰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①

“僰中”意即僰人中心区或聚居地区；亦犹“羌中”、“氏中”、“蛮中”之例。唐蒙使略通的这条道路，即“西南夷道”，事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及二书的《西南夷传》、

《司马相如列传》等。这条道路的走向，《水经注·江水》（卷33）说：“汉武帝感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这里所说的“僰道”，不是指僰道县，因为僰道县“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无待武帝时才去略通；而是指通往僰中的道路，亦犹“夜郎道”、“旄牛道”等之例。这条道路是“以通南中，迄于建宁”的。“南中”、“建宁”是蜀汉以后的地名，《水经注》作者酈道元是北魏人，使用作者当时习用的地名。《晋书·地理志》说：“建宁郡，蜀置，统县十七。”辖“味、昆泽、存馯、新定、谈稿、毋单、同濂、漏江、牧麻、鞞昌、连然、秦臧、双柏、俞元、修云、冷丘、滇池”其地当今昆明市地区、曲靖地区及玉溪地区一部分，亦即汉初滇、靡莫、劳浸诸国所在地。是则“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即略通滇、靡莫等国；滇、靡莫等国之地，汉初亦统称之为“僰中”，即僰人居住的中心地区。那么，滇国的主体族属即为僰人。这在地理方位上也极为符合。在夜郎之西的“僰中”，与《史记》、《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

《汉书》无“西”字。文颖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后以为牂牁，犍为二郡。”有人将此句读作“夜郎、西僰中”，以“西僰”为族名，盖据《喻巴蜀檄》、“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及《难蜀父老》“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二句为说。案：后句之“西僰”，《文选》作“西夷”，亦即“邛笮”。

《史记·索隐》说：“二方谓西夷邛笮，南夷牂牁夜郎也。”西僰之地乃灵关道所通，不当西南夷道上，非此之谓。

“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在地理位置上是一致的，“僰中”就是“靡莫之属”的地区。滇国是靡莫之属中的大国，则其主体族属自应也是僰人，即“滇僰”。

关于僰人的族系，一般认为属氐羌系统，也有人认为属于越僚族系。这是因为到公元 2—3 世纪时，僰道县已无僰人，而那时牂牁的僚人大量迁入西蜀。后来有人著书也以“僰”称呼在僰道境内的僚人，或把后来的僚人当作秦汉时的僰人，因而引起混乱。族名的转移在中国民族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即所谓“人非旧类，因袭昔名”^①。只要把时代区分开，是不难区别的。秦汉的僰人，当时人认为是属于氐羌系统的。《史记·主父偃传》载“严安上书曰：‘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曰“南越宾服，羌僰贡献”^③；《汉书·扬雄列传》载《长杨赋》“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所说的都是汉武帝开西南夷、平两越的事，但都称作“羌僰”。惟《盐铁论·备胡篇》称作“氐僰”。晋徐广《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说是“羌之别种也”；《后汉书·杜笃传》也作“氐僰”。僰人因受秦（蜀）、楚文化的影响，接近氐族。有人认为西南夷是“夷种”，不是氐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高层次的氐羌系统，与作为低层次的氐、羌、夷是有着区别的。西汉时期虽已从氐羌系统中开始分化出西南夷，但仍可总称之为氐羌。如《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说：“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在此十七郡中，零陵、苍梧、南海、珠崖、儋耳、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十郡，为“灭两粤”所置；那么“诛羌”所置

见隋裴矩《西域图记叙》

亦见《汉书·严安传》。

③亦见《汉书·伍被传》。

的，自属剩下来的犍为、牂牁、益州、越巂、沈黎、汶山、武都七郡了。由此可见，《史记》、《汉书》认为西南夷主要仍是属氐羌系统，与其他西汉人所述一致。至于后起诸说，非《史》、《汉》本义，可存而不论。

秦汉以前夔人的分布地区，北有夔侯国，南有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秦国灭了蜀侯国后，夔侯国为秦国的兵威所破，大量的夔人被掳掠、买卖当了奴隶，成为巴蜀富豪家族的主要劳动力。到了汉初设立夔道县时，该地的夔人已大量被迫迁徙或逃亡去了。《华阳国志·蜀志》说：夔道县“高后六年城之。……本有夔人，故《秦纪》言夔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所谓“本有夔人”说明其时已没有夔人了。夔侯国的西部即沿着夔青衣道而西的夔人，西汉称之为“邛夔”。夔道以南即犍为南部，是通往“滇夔”的通道，亦多夔人。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开西南夷，把犍为郡治一度移至南部前沿的南广县（今镇雄县）；朱提县（今昭通县）有夔人的千顷池。到了西汉末，王莽派冯茂征句町，在犍为大肆征调聚敛，“夔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不少夔人被冯茂驱赶迁徙。滇池地区的靡莫之属诸国，自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至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分侯支党”统治这些小国。这些小国的君长都是庄蹻的后裔，“同姓相扶”，到汉武帝时已有六七代人了。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灭了劳浸、靡莫诸小国，独存滇王，“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以安抚靡莫之属诸国，为西汉王朝设置益州郡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在西汉益州郡的行政管理下，滇王国继续存在多长时间，史无明文，但滇池地区仍是夔人的聚居区。直至公元初，夔人首领若豆、孟迁起兵反抗王莽的暴政，成为新莽王朝南方的大敌，王莽为取得个吉利将夔道改为夔治，将胜休改为胜夔（今通海县境），这两个地点大概可以表示秦汉滇夔分布的南北两端。这种

分布情况一直沿续到唐初，北部地区的昆明人亦即乌蛮（包括东爨乌蛮）有着很大的发展；滇池地区仍为僰人亦即白蛮（包括西爨白蛮）所居，并向西发展到了洱海地区。《唐会要》卷98《昆弥国》条说：“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右武侯梁建方讨蛮，……遣往西洱河，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元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摄。白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①此处所说的“庄蹻之余种”，见于唐代各类史册，自非虚语，与“滇僰”不是巧合，是有其内在的密切关系的，即源流关系。

这种关系后来也直接反映在云南地方史和民族传说史中。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李京以今白人即故僰人，是反映了大理国的观点的。《元史·信苴日传》记载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及元代首任总管段实（信苴日）的族属为“僰人也”。元史记大理国事，多取材于大理国的档册，则大理国王和段总管亦自认为僰人。属于《白古通》一系的云南民族史籍也有类似的记载，关于白子国的传说，《南诏野史》认为张仁果“建都濞江”，胡蔚《增订南诏野史》说：“天竺国白饭王之裔仁果者为众所推，立于白崖，武帝乃册封仁果为王，号白子国，后迁于濞江。”《僰古通纪浅述》说：“周显王时，遣弟庄蹻上略巴黔，遂王其地，曰滇国；与僰人国通和，又曰滇池。此春秋之时也。”把滇国与僰人国合二而一。而《记古滇说集》更集佛教、道教传说于一体说：“（前略）阿育王三子并神明四甥舅遗众与（庄）蹻兵同诸

亦见《通典·边防典》、《册府元龟·外臣部》一、《新唐书·南蛮列传》下。《资治通鉴》以此事系于贞观二十二年，与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及《册府元龟·将帅部》合。

夷杂处。蹠为滇王，崇信佛教，不忍杀生，迁居白崖、鹤拓循浪穹，后众推张仁果者君之，滇王蹠传世遂绝。仁果肇基白崖，尚创业之祥于兹，遂以其地号国曰白。”又说：“于是汉天子再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问道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张仁果尚在白崖，蹠虽奉命册之，而仁果仍白氏（子）国。王然于等所会滇王当蹠，亦庄蹠之遗也。……元封二年秋，汉遣将军郭昌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以其地为益州郡，赐王玉印，复长其民。”据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说：“赐滇王玉印，此滇王都白崖。”注称杜氏《通典》，《通典》实无此文。此都白崖的滇王即指白子国的张仁果。该书《白国始末》说：“帝嘉仁果为众所戴，以玉印册之为滇王，遂奄有全滇之地。”而所谓阿育王三子的舅父神明即神明天子，为白族本主。《南诏野史》说：“蒙氏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为十七山神。”上述云南地方史和民族传说历史，是经过千百年来的社会政治变迁和各种文化渗透了的产物，企图去逐一论其史实的是非完全是多余的事。但都摆脱不了“滇焚”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传说始终曲折地、顽强地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白族源于滇焚的实质尚沉淀于其后人的脑海中，故其事不时地忽隐忽现地飘浮出来，闪烁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

第三节 汉晋时期的“叟”人

“叟”族之称始于东汉而盛于西晋。《后汉书·邛都夷传》说：“（越嵩）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还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后汉书》系此事于元初三年（公元109年）

以前，而张翥已为太守17年，则南中地区有叟族之称应不晚于公元1世纪末叶。那么“叟”是指何种人呢？这也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据《后汉书·刘焉传》说：“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征西将军马腾与（刘）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李贤《注》说：“汉世谓蜀为叟。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所引孔注见于今本《尚书·牧誓》伪孔《传》。孔颖达《正义》说：“蜀、叟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故《传》据蜀而说。”又说：“叟者，蜀夷之别名。……是蜀夷有名叟者。”由此可知，此“蜀”非如一般所理解为地名，乃族名，故称“蜀夷”，并用族名“叟”来解释。盖族名与地名不同科，不能互注。据孔《疏》义，蜀为大名，叟为小名，叟族应是蜀族的一部分或与蜀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蜀可概叟，而叟不可概蜀，故晋、宋史籍中于叟人、蜀人分别记之^①。自秦灭蜀后，历汉魏晋战乱，蜀族四散，其流入中原者称“蜀人”，其融合于西南夷者则称“叟”。刘焉为益州牧，驻成都，一次派遣叟兵助战竟达五千之众，当时必有很多叟兵驻扎成都，此叟兵应是来自西南夷亦即南中的少数民族。

南中的“叟”人是蜀汉赋税兵役的担当者。《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予时费用不乏。”“赋出叟、濮”^②，叟人是蜀汉南中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濮人应是“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的濮人；与叟人都属编民。虽然“南中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但作为“大种”的昆亦即昆明人，在当时是不负担赋税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说：“（诸葛亮）上言曰：……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

^① 参见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然丧赵云……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是诸葛亮在汉中地区战争牺牲的精锐部队中亦有南中的叟人，即“叟兵”。

到了西晋，李特在益州建立了成汉政权（公元303—347年），叟人之名始大著。李氏是叟人，祖籍巴西宕渠（今渠县），祖父虎迁居略阳，与氏叟相处已三世。北地人为区别于氏叟，称之为“巴氏”。据成汉末世李势的散骑常侍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当时叟人的分布是，北自天水、略阳，南至南中。叟人又分为氏叟、斯叟、青叟和叟四种，通称之为叟。

氏叟或作氏僂，分布于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四郡。《华阳国志·大同志》说：“（元康）八年，……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氏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益州敕关禁之，而户曹李苾开关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由此可见，氏叟、青叟居于天水、略阳等郡，其中很多户已随李特、李庠逃荒入蜀。“阴平郡……多‘氏僂’，”“武都郡……有麻田，‘氏僂’，多羌戎之民。……有瞿堆百顷险势，‘氏僂’，常依之为叛。……魏益州刺史天水杨阜治此郡，阜以滨蜀境，移其‘氏僂’，于汧、雍及天水、略阳。”^①由此可见，《华阳国志》是以“氏叟”二字为一族称的。有人否定“叟”是族名，认为叟是老者之称，“氏叟”即氏族耆老；有人又以为“氏叟即氏”，这实质上也是否定“叟”的存在。但是，在上述引文中“氏叟”、“青叟”并列，“氏”与“青”都是作为限定词用以区分叟的，“叟”才是《华阳国志》作者所认识和使用的族称。何况“氏叟”亦可通称之为“叟”。《华阳国志·大同志》说：“（太安二年三月），（符）

成、（隗）伯将其党突出诣（刘）尚，（李）荡策马追退军，为‘叟长矛所搯死。”符成、隗伯是氏叟侯王，此“叟”即氏叟的通称。上引杨阜“移其氏叟”事亦见《三国志·魏志·杨阜传》但《魏志》作“徙民、氏”。自杨阜至常璩约百年，百年前的民、氏杂居，百年后已被看做和称之为“氏叟”了。

“斯叟”分布在汉嘉郡和越巂郡。“斯”即“徙”，西汉住汉嘉郡（沈黎郡）亦是邛笮的所在地，今荣经、天全、芦山等县是。到了西晋已主要分布于越巂郡了。《华阳国志·蜀志》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越巂高‘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遣都督李承之，煞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土。（越巂太守张嶷）斩斯都耆帅李承之首，……嶷迁后，复颇奸轨。虽有四部‘斯叟，及七营军，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军二牙门及‘斯叟，督军中坚，卫夷徼。”又说：“邛（都）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叟，。”是七部营军乃就原邛都七部落组编，而四部斯叟似非土著，故仅连带记之。上引文中的“斯叟”原本误作“斯兒”。据本书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说：“（泰宁元年）越巂斯叟反。”又说：“咸和元年夏，斯叟破。”此处两作“斯叟”，是“斯兒”乃“斯叟”之讹的本证。因疑“越巂高叟大帅高定元”之“高叟”，当亦为“斯叟”之误，“高”字可能是涉高定元之“高”而致误。该书《南中志》作“越巂叟帅高定元”，是“越巂斯叟”亦可统称之为“叟”。据《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高定元乃大理国相或大中国主高量成之祖。量成的子孙八人分牧八郡，姚安是大理国的统矢郡，为八郡之一，高氏子孙世守之。今传白族高氏诸族谱，于唐以前世系率多攀附内地汉族高门，此为谱牒之常例，无待究诂，惟此谱不加忌避，以一个被鼎鼎大名的历史贤相诸葛亮所镇压的“叟帅”为其族祖，是有一定的内涵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说明大理国高氏之兴也并非出自偶然，是有其世袭的、传统的基础，符合古代民

族社会政治发展史规律的。然则越嵩斯叟也是自族的来源之一。

“叟”在南中的分布，根据记载仅有建宁郡和晋宁郡，这是秦汉时期“滇僰”的中心区，亦即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诸国所在地。《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置益州郡事见《史记》、《汉书》。《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汉书·武帝本纪》说：“（元封二年），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该书《地理志》也说：“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应劭曰：故滇王国也。”然则《华阳国志》所说的“叟反”，即指“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事，“叟”即“靡莫之属”诸国的族属。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亦即“滇僰”，在西晋人看来，尤其是成汉政权的人如常璩在其所著《华阳国志》中，则认为他们是叟族或其先民。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分布在南中的地区广，人口多，善战斗；而叟族主要居住地区只有建宁、晋宁二郡，虽然是小种，但在政治上却居于南中的主导地位，影响南中的政治形势。当益州大姓雍闿附吴反蜀时，“益州夷复不从闿，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夷以为然，皆从闿。”雍闿死，“孟获代闿为主”。及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收其俊杰”，“获，御史中丞”。^①在吴蜀争夺南中时，

均见《华阳国志·南中志》。

孟获等成为稳定南中政局的关键人物，为吴、蜀双方所竭力争取。《太平御览》卷285引《蜀志》说：“诸葛孔明率众定南夷，擒夷帅孟获，七纵七擒。”此《蜀志》非陈寿书，据《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著《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或者是常宽所著的《蜀后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作《蜀志》，当即其书。孟获为“夷帅”，故能说服夷、叟；入蜀后又官居御史中丞的文职高位，当为叟人。亦犹叟帅高定元，《三国志·蜀志》亦称之为“夷帅”。孟氏为建宁大姓，除孟获外，晋有牂牁太守孟才、将军孟通、日南太守孟干等。建宁周氏亦当为叟族大姓。《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王逊“遥举建宁董敏为秀才。郡久无太守，功曹周悦行郡事，轻敏，不下其版。逊至，怒杀悦。悦弟秦臧长周昺合夷、叟谋，以（御史）赵涛父浑昔为建宁（太守），有德惠，欲杀逊树涛。逊诛之，并杀涛。夷、晋莫不惶惧”。所谓“莫不惶惧”，《晋书·王逊传》说：“又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於是莫不震服，威行宁土。”虽然这次反抗受到王逊的镇压，但周氏弟兄敢于与夷、叟合谋，抗拒王朝政府派来的封疆大吏，自拥刺史，其势力非方土豪帅大姓莫属。并且当时南中的政治形势是“晋弱夷强”，这些称雄一方的大姓应是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或是“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汉族官吏的后代，但他们也已少数民族化了。

综上所述，叟族之称盛于西晋，虽然因地区或族源不同，有氏叟、青叟、斯叟及叟之别，但有叟之通名。特别是成汉政权李氏出身于略阳、天水，熟识氏叟并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把西南夷地区的部分民族都与“叟”这一族称联系起来，自非出于偶然，必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为了进一步认识南中的叟族，我们把它放在整体中，以《华阳国志》记载为主，认识其共同点，区别其特点，庶几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概念。根据上面的研究，现概述于

下：

一、秦汉以来蜀中迭经战乱，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四散，引起了民族的移动，大量蜀人投奔到西南夷地区。其融合到氏族的称“氏叟”，融合到沈黎、越巂郡亦即邛僰、徙、邛都的称“斯叟”，融合到滇池地区即滇僰的称“叟”；关于“青叟”的史料缺乏，或系融合到青氏的部分蜀人。这些地区和民族的生产特点是主要从事农业，是西南夷地区中比较先进的地区。

二、叟人是东汉、蜀汉、西晋的赋税和兵役的负担者，是所在郡县的编民。王朝政府益州（驻成都）军队中很多是叟兵，见于记载的，刘焉遣叟兵五千，刘璋送叟兵三百给曹操，晋王逊派叟兵五千助刘尚，蜀汉的军队有许多叟兵；远在襄阳地区的冠军（今河南邓县西北）也曾为叟人郝洛与流人王廋屯兵五千，故中卢山（在今湖北南漳县）白马穴有出滇马的传说。叟兵的足迹北达汉中、襄阳等郡。叟人分布的地区广，活动频繁，相对说来史料记载较少，这可能因他们一般是编民，许多活动已包括在“夷汉”、“夷晋”或“郡民”的记载之中了。

三、叟人有姓氏。氏叟侯王姓梁、囊、符、隗、董、费等，斯叟有高定元、李承之，叟人有孟获、孟才、周悦、周昺等。他们多是当地郡县的官吏，根据九品官人法，应是当地郡县的四姓子弟，才能受到察举当官。因而他们应是当地的豪帅大姓，是地方实力派，在关键的时刻有左右当地政局的势力。

四、斯叟与邛僰有着渊源关系。南中的叟是滇王国亦即“滇僰”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者。他们都是今天白族的先民。

① 《太平御览》卷 897引 襄阳记

参见《华阳国志·大同志》、《晋书·李特载记》。